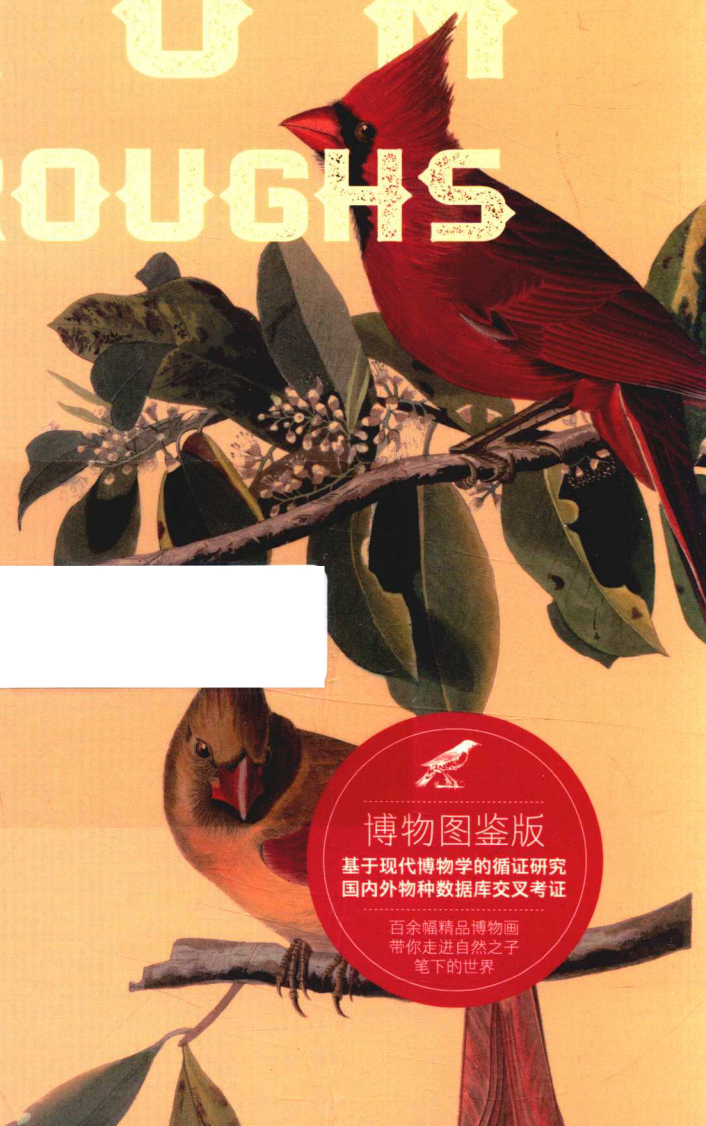


JOHN BURROUGHS

BIRD STORIES FROM BURROUGHS

飞禽记

[美] 约翰·巴勒斯——著
胡慧敏——译



博物图鉴版

基于现代生物学的循证研究
国内外物种数据库交叉考证

百余幅精品博物画
带你走进自然之子
笔下的世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JOHN BURROUGHS



B I R D
STORIES
F R O M
BURROUGHS



飞禽记

[美] 约翰·巴勒斯——著
胡慧敏——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禽记:博物图鉴版/(美)约翰·巴勒斯著;胡慧敏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8

(蓝知了)

ISBN 978-7-5680-4004-4

I. ①飞… II. ①约… ②胡…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9872号

飞禽记(博物图鉴版)

[美]约翰·巴勒斯 著 胡慧敏 译

Fei Qin Ji

Bowu Tujianban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林凤瑶

责任校对:曾婷

责任监印:朱玢

装帧设计:璞茜设计

插图整理:刘晚成 王怡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3.5

字数:183千字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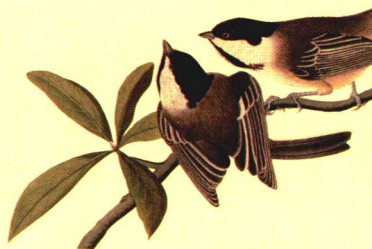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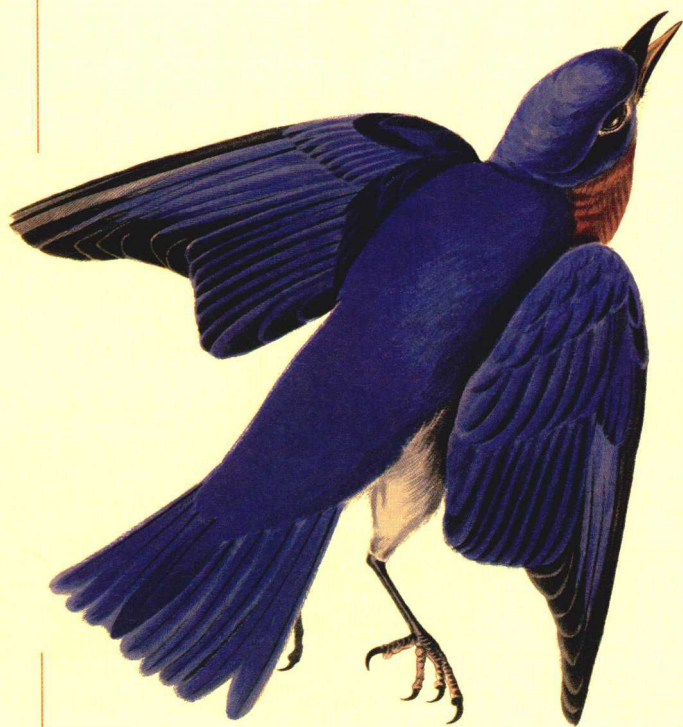
001	Chapter 1 东蓝鸲
015	Chapter 2 旅鸫
021	Chapter 3 北扑翅鸢
029	Chapter 4 灰胸长尾霸鹟
035	Chapter 5 褐头牛鹂
041	Chapter 6 棕顶雀鹛

047	Chapter 7 东脚鸫
053	Chapter 8 褐弯嘴嘲鸫
061	Chapter 9 莺鹋鹋
069	Chapter 10 歌带鸫
077	Chapter 11 烟囱雨燕
083	Chapter 12 橙顶灶莺
089	Chapter 13 灰嘲鸫
095	Chapter 14 刺歌雀
105	Chapter 15 棕林鸫
113	Chapter 16 橙腹拟鹂
119	Chapter 17 三声夜鹰
125	Chapter 18 黑喉蓝林莺

131	Chapter 19 白尾鸫
141	Chapter 20 冬鹑鹑
147	Chapter 21 雪松太平鸟
153	Chapter 22 金翅雀
159	Chapter 23 鸡鹰
165	Chapter 24 披肩榛鸡
173	Chapter 25 短嘴鸦
181	Chapter 26 灰伯劳
187	Chapter 27 鸣角鸮
193	Chapter 28 黑顶山雀
199	Chapter 29 绒啄木鸟

Chapter 1

东蓝鸲





东蓝鸫
eastern bluebird



在三月的早晨，如果你听到东蓝鸲的声音，就会明白，这天绝对是个晴朗的日子。仿佛终于有了一种方式，能让你接收到天气变暖的消息。这声音如此温柔，如同预言一般，给人以希望，又夹杂着丝丝憾意。

雄东蓝鸲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快乐、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丈夫了。无论何时，它都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伴侣，同时也是雌鸟忠实的卫士。在雌鸟孵蛋期间，它还会经常给她喂食。观看一对东蓝鸲建设自己的小家，是件再有趣不过的事儿了。雄鸟积极地寻找筑巢地点，翻找一个个盒子或洞穴。但是，它看上去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主意，因此显得很焦虑。它能做的，也只有让雌鸟高兴，鼓励她。毕竟雌鸟拥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好。在雌鸟选好地址后，雄鸟马上扇动翅膀，为雌鸟鼓掌喝彩。然后，它们一齐飞走，去搜寻筑巢的原材料。此时，雄鸟真正担起护卫的职责，始终在伴侣的前方飞行。雌鸟寻回了筑巢材料，独自完成全部的工作，而雄鸟则全程旁观，唱歌、跳舞，为雌鸟鼓劲。不仅如此，雄鸟还是这项工程的督察，但恐怕它并不能忠于职守，而是一味偏袒。譬如，雌鸟衔着干草和麦秆进入巢内，按照经验调整好材料摆放的位置，然后退出来，等在一边，让雄鸟进去检查。等到雄鸟出来，它边走边赞叹：“好极了！好极了！”然后它们再出发去找更多材料。

某个夏日，在一个大型城镇的一条阴暗的街道上，我还看到过一只东蓝鸲给雏儿喂食，那情景着实很有意思。鸟妈妈捉了只知了之类的虫子，在地上摔打了一会儿，然后飞到树上，将它投到嗷嗷待哺的幼鸟嘴里。这一口分量可不小，鸟妈妈很怀疑小鸟能不能吃下它，于是关切地站在一旁盯着。小鸟倒是很勇猛，可还是没法吞下虫子。鸟妈妈只好带着虫子飞到路边，继续摔打虫子，直到它变成更小块。然后，鸟妈妈再次上去投喂，似乎还在对孩子说：“接住，再试试。”看着孩子努力咽下食物，她仿佛感同身受，跟着做出吞咽的动作。然而，这一趟折腾算是白费了；相比于鸟喙，食物的分量看上去的确非常大。小鸟扑腾着翅膀，试了好几次，急得大叫：“我卡住了，我卡住了！”着急的鸟妈妈再次抓住虫子，这次她把虫子放在铁栏杆上，然后用尽全力俯冲过去，用嘴击碎食物。随后，她再次给小鸟喂食，可还是同样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次幼鸟将食物都吐出来了。在知了掉到地面的同时，鸟妈妈也飞到地上，然后带着知了飞到不远处一个高高的篱笆上。鸟妈妈静静地坐在那儿，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它在思考究竟该如何把食物变成更小份。这时，雄鸟来了，它靠近雌鸟，简洁了当地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敷衍——“把虫子给我。”可雌鸟讨厌雄鸟打乱了自己的思绪，于是飞到更远的地方。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它时，它仍然沮丧地待着。

五月初的一天，我和泰德去沙太格溪远足。溪水幽而静、暗而深，悠悠地流经我住处附近的一片森林。我们沿溪水一路划行，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任何飞禽或猛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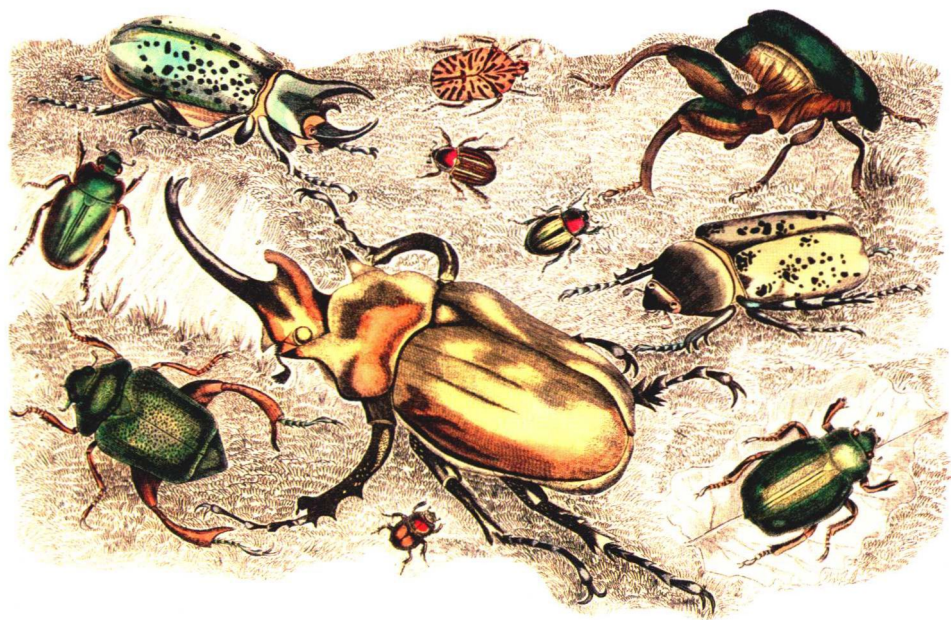
沿途我们发现了很多废弃的巢穴，都是啄木鸟在枯树上筑下的。于是，我决定挑一截洞穴保存完好的树干带回家，支起来给东蓝鸲用。

“为什么东蓝鸲不来这儿安家呢？”泰德问我。

“这个嘛，”我回答他，“他们不会飞到很远的地方的，比如这边的林子。相比之下，它们更喜欢把窝建在开阔的地方，离人类近一点。”

我们认真真地检查了几棵树之后，最后终于找到一棵符合要求的。这棵树体积较小，环抱大约七八英寸，横跨在水面上，树根已经腐化了。树干上有

奇妙的甲虫
beetle



圆形的洞，离我们有十几英尺高，看上去很稳固。一番辛劳之后，我成功地敲掉树桩，把剩下的部分弄到了船上。“就是这个咯！”我说，“比起纸盒，东蓝鸫肯定更喜欢这个。”然而——哎呀，瞧瞧，洞里已经有主了，是东蓝鸫！可是在这之前，我们没听到任何鸟叫声，也没瞧见一根鸟儿的羽毛。直到这时，我们往里看，才发现里面有两只半大的东蓝鸫。这可真够棘手的！

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它放归原位。这一点儿也不简单。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将它安置好了，一头插进浅水里的泥沼，另一头靠在岸边的一棵树上。现在的鸟窝比之前大约低了 10 英寸，也不再是以前的朝向了。就在这时，我们听到鸟爸爸还是鸟妈妈的声音。我们迅速划到河对岸大约 50 英尺远的地方，在那儿看事情如何发展，一边还相互说着：“糟了！糟透了！”鸟妈妈嘴里衔着一只甲虫，在鸟巢旧址上方几英尺的树枝上落下，

俯视着我们，啼叫了一两声，然后充满信心地俯冲向一团空气——在几分钟之前那正是鸟巢的入口。它盘旋了一两秒，寻找着已经不在那里的家，然后回到出发的地方。很显然，它非常困惑。它在树枝上反复摔打带来的甲虫，好像在拿它出气。随后，它又飞去寻找，可那儿依然什么也没有！它盘旋着，盘旋着，蓝色的羽翼在斑驳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鸟窝一定在那儿，可它不在！它又感到困惑了，只好又回到树上，继续撕咬那只可怜的甲虫，直到虫子变成一团肉泥。雌鸟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再一次……直到它情绪激动起来，似乎在说：“究竟出什么事了？我是在做梦吗？难道这只甲虫给我带来了噩运？”它惆怅着，虫子掉下去了，可它依然显得茫然无措。在那之后，它一边鸣叫着，一边飞进森林。我告诉泰德：“它去找丈夫了。它现在遇上大麻烦了，需要安慰和帮助。”

大概过了几分钟，我们听见雄鸟的回应。不一会儿，两只鸟就急匆匆地奔向鸟巢，嘴里都塞满了食物。他们在那根熟悉的树枝上逡巡，雄鸟似乎在问：“亲爱的，你怎么了？我看到咱们家了呀。”它俯冲下去，可同雌鸟一样，也铩羽而归。雄鸟急切地挥舞着翅膀，仔细地查看。面对一片空白，不知道它做何感想！雌鸟栖息在树枝上，紧盯着丈夫的动作，我猜它一定相信丈夫能找到它们的家。然而，它失败了。它感到困惑，感到激动，飞回树枝上，坐到雌鸟身旁。之后，雌鸟又试了一次，雄鸟也再去了一次，尽管它们把那个地方翻了个底朝天，却还是没发现半点蹊跷。它们说着话，互相鼓励，继续搜寻，有时你来，有时它去，有时一起出发。有几次，它们离新巢非常之近，我们几乎以为它们就要找到了，但是它们的注意力仍在鸟巢上方，那是鸟巢原先的位置。不久，它们便退回到另一根更高的树枝上，好像在自言自语：“好吧，确实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但一定还在这里，我们再找找吧。”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看见鸟妈妈突然从树枝上弹起来，像箭一样冲向鸟巢。那是母性的呼唤，它发现了孩子们。拯救它的是一种类似理性或常识的东西，让它耐住性子查看，瞧，那确实是它日思夜想的家！它把头伸进去，随即发了个信儿给丈夫。然后，它把整个身子探进去看，好一会儿才退出来。“对，它们真的在这儿，好好的！”它又进去，给孩子们

喂食，然后让丈夫进去。鸟爸爸发出同样喜悦的叫声，也把自己带来的食物喂给孩子们。

见此情景，我和泰德长舒一口气，仿佛这才卸下了心头的重担。之后，我们便高高兴兴地继续我们的旅程了。这件事也给我们上了一课，那便是如果你在森林里想起东蓝鸲，说不定它们就在你想不到的附近。

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两对东蓝鸲在我家附近求爱，它们相当活跃，时而很是激烈。我没大懂它们的尖叫或者扑棱翅膀，究竟是什么含义。它们非常愿意表达情感，雌鸟尤其如是。它时时刻刻跟随着自己的伴侣，抬起双翼，不断扑动着。很显然，它是想通过叫声和动作把它吸引到自己这儿来。从它的叫声中不断涌出的，如果不是高兴的、快活的、倾诉的、惹人喜爱的话儿，如果不是在诉说它的爱意，那会是什么呢？它总有种欲望，想要栖上雄鸟所在的那根树枝。可雄鸟躲开了，不然我想雄鸟很可能已经爬到它背上了。它不时从雄鸟身边掠过，于是雄鸟跟上了它，用行动和声音表达着对它的喜爱之情，而且还总变换着表达的方式。两对鸟儿一直待在一块儿，就在房子、鸟箱、树林，以及葡萄园里的桩子、藤蔓这一片区域内活动。我满耳所闻，是温柔的、持续不断的啼啭；目之所及，是扑闪的、蓝色的翅羽。

难道因为对手的存在，所以激起了它们更激烈的求爱，想要一较高下吗？总之，大约在我观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它们两组甚至开始互相冲撞了。它们约在葡萄园会面，两只雄鸟扭打在一起，滚到地上，就那样张着翅膀躺了许久，好像被猎枪击中一般。然后，它们分开，各自回到伴侣身边，鸣叫着，扑打着翅膀。不久，两只雌鸟也扭抱在一块儿，掉到地上，仍然激烈地对战。它们翻来滚去，都想压到对方身上。它们像两只恶斗的牛头梗犬一样，用翅膀拍打对方，鸟喙胶着地锁在一起。这些动作不断循环重复着；有一阵儿，一只雄鸟冲进去，啄向其中一只，这才分开了它们。结果两只雄鸟又打起来了，它们的蓝色羽衣和绿色的草混在一起，沾上了红色的泥土。无论是哪一组“战斗”，都是那么的轻柔，实际上只是无关输赢的嬉戏。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声音，不见鲜血，

也不会羽毛满天飞，有的只是猝不及防的混杂：蓝色的翅膀、尾巴和红色的胸脯。没有鸟受伤，尽管两喙、四爪相交，不过不见羽毛脱落，羽毛只是轻微发皱。有时一只将另一只压在脚下，但不会听见它们传来疼痛或愤怒的叫喊。这种打架场面，是观者所喜闻乐见的。鸟儿们锁住鸟喙，爪子缠在一块儿，能持续半分钟之久。有一只雌鸟常常陪在鏖战的雄鸟身边，举起翅膀，发出轻柔的声音。但它到底是在鼓励自己的伴侣，还是在呵斥对手，或是在恳求它们结束，抑或是撺掇它们继续，我也听不出来。就我所听到的，它这时的声音和它一直以来对它的伴侣发出的鸣叫，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我的东蓝鸱们挥舞着尖嘴利爪冲向对方时，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只透露出丝丝敌意。的确，鸟儿要想恐吓对方，自然会发出一点特别的杂音。有一次，两只雄鸟在地面拉开架势，这时一只旅鸱落到附近，紧盯着草地上的这团蓝色“风暴”，过了一会儿，竟又径直走了。

鸟儿们在地面翻滚，雄鸟首先发难，雌鸟随即也扑打着滚入草丛和泥地。在它们难分彼此、战况胶着之时，我一直跟着，不过显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有时，它们也会躺一分钟左右，但仍然不放弃防守，或者破解对手。看上去它们完全意识不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我甚至在想，它们会不会到头来成为猫或库氏鹰的猎物呢。行吧，让我来试试它们的警觉性。这样想着，当两只雄鸟又纠缠着滚到地上时，我手里拿着帽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在离它们大约 10 英尺的地方，趁它们不注意，我突然冲过去，把它们扣在帽子下面。即便如此，打斗声仍然持续了好几秒，然后才安静下来。战场突然陷入一片漆黑，它们会怎么想呢？不一会儿，它们开始用脑袋和翅膀轻蹭帽子内壁。随后，一切又安静了。我跟它们说话，唤它俩，不亦乐乎，但它们还是一声不出。时不时地，一只脑袋或身子轻轻地碰一碰帽子，而已。

但那两只雌鸟，看到自己的情人突然消失，显然感到很不安，发出警惕的哀鸣。一两分钟之后，我抬起帽子的一边，放一只鸟儿出来，然后再换一边。一只雌鸟马上冲向自己的伴侣，叫声充满喜悦，像在向它祝贺。它的伴侣呢，



东蓝鸲
eastern bluebird

则调皮地推了推它。另一对儿也同样完成了“重逢”。雄鸟显得很困惑，它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是谁干的。它会不会以为，是那两位女性合起伙儿来做的？但它很快就同情侣和好了，另一对儿也一样。两对情侣一直待在一块儿，直到雄鸟再次开战。然而它们很快又分开了，情侣们回到鸟箱上，兴致勃勃地说起话来，不时停下，亲昵地拍打翅膀。

整个上午，都是这种求爱和作战的情形。最后，鸟儿的情况也同以前毫无二致，两对鸟儿都对自己的情侣相当满意。只不过，其中的一对在葡萄园里的一个鸟箱里安顿下来，哺育期间还孵了两窝幼仔；而另一对呢，则飞去了别处，在那里安了家。

东蓝鸲颂

一声悲鸣从天外传来，
“普尔，普尔，普尔”声调哀伤，
仿佛孤独的流浪者，
不知应该如何鸣唱。

突然，一道羽翼快如闪电，
沿着墙壁扑闪、轻掠而上，
那歌声恬美而多情
啊，我知道，它的心在歌唱！

哦，东蓝鸲！欢迎归来，
你湛蓝的羽衣、绯红的胸脯
是四月最爱的色彩——
像晴空挂在犁过的田野上。

农场少年听到你温柔的声音，
看到晴朗的日子不断流转，
还有糖槭林中的制糖厂，
一切都令它充满喜悦。

淡淡的炊烟随风飘散，
白茫茫的水汽氤氲开来，
你蓝色的翅膀是道愉悦的风景，
点亮了褐色、荒芜的树林。



红胸鳾
red-breasted nuthatch